

西夏書事卷十六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慶歷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秋七月

大旱黃鼠食稼

西羌風俗耕稼之事畧與漢同元昊頻年黠集種
植不時至是秋旱有黃鼠數萬食稼且盡國中
大飢

謨審令野利仁榮卒

仁榮野利后疎族多學識諳典故元昊建號之初

顯庸創制動靜咨之嘗論興靈立國大勢言一王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議者咸謂化民成俗道在用夏變夷說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國霸趙武胡服而兵強國家表裏山河蕃漢雜處好勇喜獵日以兵馬爲務非有禮樂詩書之氣也惟順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嚴以刑賞則民樂戰征習尙剛勁可以制中國馭戎夷豈斤斤言禮言義可敵哉及卒元昊三臨其喪慟曰何奪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之贈富平侯

八月納妃没啜氏營天都山居之

天都屬古蘭州地界五路間爲國人嘯聚所凡欲
舉兵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元昊雖據數州
其精兵僅數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故大舉
不過二十日及入寇屢勝遂有并吞關隴之志會
納其臣没啜皆山女爲妃因天都與涇原路接山
川平易勁騎疾馳渭州旦暮可至特營宮室居之
日與没啜氏宴樂其中天都守將野利遇乞后野
利從父也謂其下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今新

得沒嚙氏卽爲修內何重之若是耶元昊聞而惡之

按

自天都營遇乞見惡而种諤之間入自遇乞死而沒藏氏得幸野利后之廢成嗚呼元昊始以納一妃而致大將寃死繼以淫臣妻而成戚黨弄權身亦隨之而隕自古奸雄亂世人不能制惟女戎足以禍之可不懼哉

逐環州謀入麟州攻青塞堡

元昊用兵多詭計知環州种世衡欲得之嘗以非

罪怒一蕃將命杖之百部下爲請不可其人杖已
卽奔夏國元昊用爲親信歲餘盡得機事脫歸河
東元昊遣兵追之不及遂以二萬衆入麟州圍青
塞堡與并代鈐轄王凱戰由鞋邪谷轉鬪四十里
至杜肱川不勝而還

九月張元昊吳矯取家屬于隨州

二人旣用事中國言者請示懷來以反間之賜其
家月米十石錢二十千文又以元之弟姪張秉彝
爲華州長史張起張仲經爲文學令往塞下招諭

俟元等還一體優恤久之不至命當州部送二人家屬一并赴闕羈之隨州而以秉彝等百餘口送房州安置譏察出入飢凍且死知州陳希亮言元事虛實未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況此皆疎遠無罪者乃釋歸其在隨州者卒不赦元與吳潛使諜者矯中國令釋之吏民無知者一日臨境作樂以駿馬輕車迎之歸

閏九月攻鎮戎軍殺涇原路副總管葛懷敏等

鎮戎距天都山百里西北則三川定川劉璠等砦

與石門前後峽連接乃前漢蕭關故地東路沿邊
有天聖乾興東山彭陽四城與原州平安開邊等
砦相錯其東南則渭州瓦亭砦與獅子攔馬平泉
三堡平列無險可恃元昊見李文貴不還與張元
等議元曰中國精騎並聚諸邊關中少備若重兵
圍脇邊城使不得出戰可乘間深入東阻潼關隔
絕兩川貢賦則長安在掌中矣元昊從之遂于天
都點集左右廂兵十萬

范仲淹奏議夏人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而點集併

攻一路故其衆動號十萬

分東西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

城合攻鎮戎知渭州王沿使葛懷敏率兵據瓦亭
砦以拒懷敏督軍進五谷口沿遺書戒勿深入第
背城爲營以羸師誘敵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
不聽由西南直趨養馬城元昊徙軍新濠外待之
官軍分四路進元昊與戰于趙福堡敗都巡檢劉
湛兵拔柵踰邊濠進懷敏入保定川砦夏兵毀板
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合圍又絕定
川水上流飢渴其衆環慶都監劉賀率蕃兵戰于
河西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使知鎮戎軍

曹英軍東北元昊自徧江川葉燮會四面躡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黑風起東北陣擾大敗之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入瓮城是夕元昊聚火圍城臨西北呼曰爾非總管廳點陣圖者耶

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質明懷敏召諸將議結陣走有執鞚諫者不聽上馬拔劍徑出馳至長城濠濠深濶各六七丈路斷不可過騎士皆

散夏兵薄之遂殺懷敏并將校四十人

司馬光記
聞九月元

昊聲言入寇十月一日王沿使懷敏等部甲七萬出屯瓦亭劉賀以三萬兵從行留旬日寇攻平定

平定守郭固及曹英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涇
原都監李知和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奮然曰君
祿盈車今偷安若是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進
寇以羸芻餌之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
知和兵過平定十里爲寇所窘來告懷敏以大軍
赴之至則知和已敗還軍擾寇繼至趙珣以數千
騎旁出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
中閉聲滅火且歛去糧道絕軍餒十日諸將皆欲
還走珣曰來途寇必有伏若自籠竿彼無險且非
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衆勸之因
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爲方陣而行
及溝上寇分二道自兩旁截之軍斷爲三中軍殲
焉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
知和殪珣被擄沿閉城自固與實錄宋史異

張

溥曰元昊據地萬里有華州二生爲之謀主山訛
善戰助其剽銳挺戈犯順豈異天驕于時爲宋計

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其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者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相持數年敵必困敝次也乃在廷寡慮輕動干戈促其速反延州之戰士氣沮傷任福違令敗于好水至定川之役懷敏等復死三戰皆北關右震動天子旰食以有道之世戰危若此佳兵不祥信哉。

至渭州大掠

元昊乘勝南掠直抵渭州破欄馬平泉二城焚蕩

廬舍毀夷若柵令張元作露布有朕今親臨渭水

直據長安之語余靖奏議元昊黠虜舉動咸有次序削除枝附毀壞藩籬先攻易取

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險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奕儒故又

次取關輔居民震恐多竄山谷間

冬十月東趨潘原戰于彭陽敗績

元昊既掠渭州併兵東逾平涼至潘原知原州景

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遇于彭陽城西諸將欲

退守泰勿許依山為陣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

旗幟為疑兵及戰夏兵偽遁泰勿追遣士搜山得

伏兵擊敗之獲人畜無算 李燾曰自夏人三敗
大兵聲勢益震然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是時鄜
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
鳳路二萬五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不敢深入也

按

元昊盡銳入寇能敗葛懷敏二十餘將之兵
不能勝景泰之五千騎何也蓋夏衆初來利在
擄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及旣入漢地鈔掠
旣盈士馬困敝無復鬪志故遇戰輒衄宋之邊
吏苟能伺其初至深溝固壘絕勿與戰待其重

掠思歸然後出奇以扼險要設伏以斷首尾且追且擊亦何夏衆之不可盡哉

還自彭陽遣人入吐谷諸蕃市馬契丹禁之

初契丹于雲中路置西南兩招討西京兵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制西夏憚其強也元昊自彭陽敗回數遣人于吐谷渾党項諸處市馬契丹主慮其勢盛禁約諸蕃令沿邊築障砦防遏之

十一月出兵爭馬蹄川不勝

延州塞門及河東豐州地舊有屬戶聚居經元昊
驅掠遂爲隙地團練使周美連築清水佛堂諸堡
進城馬蹄川招徠蕃族元昊令數萬騎攻之兵勢
大震經畧使趣諸將城黑水砦以待美獨以兵二
千遣管勾機宜楚建中禦之夏兵與戰不勝而還
孫沔曰余觀慶歷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
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分爲軍爲州者二
十四分爲砦爲堡爲城者又二百餘皆須列兵守
禦故邊兵屯聚不得分所分既多不能不寡而

元昊用兵常舉其衆合一而來是漢兵雖多分之則寡夏衆雖寡聚之爲多多寡已屬不敵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又分在二十四軍州欲合而謀則懼空其備各留其備再合其餘則數少而弱是以當時用兵累年諸將力戰勝敗僅參半也

觀察使磋南禹浪內投

中國授內殿崇班子嵬麻授三班借職

十二月有星出弧矢

貫東井南行没于濁赤黃有尾跡光燭地

太子甯明卒

甯明天姿聰慧好學明大義然性仁慈不樂榮利
常從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法朝夕不少懈
元昊惡之一日試問以養生之要曰不嗜殺人再
問以治國之術曰莫善于寡欲元昊怒曰此子語
言不類豈霸王之器乎不許入見甯明憂懼未幾
習道氣忤食不入死遺奏以荒旱荐臻民不堪奔
命爲言末請白紵入棺以識不能體親之罪元昊
見而哀之令仍以太子禮葬

按甯明對問兩語意似相反理實可通元昊凶淫豈足語此然遺奏數言卒能感動其父異日緣此息兵其得古人尸諫之義者歟

立甯令哥爲太子

元昊素愛甯令哥因野利氏請立之時白氣如繩貫日中者再羣臣以爲言不聽

慶歷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春正月

契丹來諭罷兵令契丹使詣京師請和

初張元等雖貴顯用事而以窮沙絕漠飲食居處

不如中國常引苻堅劉淵及元魏故事日夜說元
昊攻取漢地令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
皆如所願及兵數入邊得地不能據軍民死亡創
痍過半國中困于黠集財用不給牛羊悉賣契丹

飲無茶一絹之直八九千錢

張方平玉堂集云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

逞然重子舉衆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連陷城砦未
能有尺寸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民間尺布至
直錢數百相爲十不如謠怨之會契丹主遣同知析津

府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罷兵元
昊令使者詣京師言北朝曾封德明夏國王許令

自置官屬自元昊襲爵遣人進奉每辭見宴會並坐矮殿今南北事同一家已令元昊請罪歸欵其封冊典制能如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亦洗心自新矣

李氏長編云王珪撰梁適墓誌契丹使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欵朝廷命適復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賀從勉賫書至境上又命適至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攷六符以九月二十六日持契丹誓書同富弼來是報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蕭偕來言撤兵是時梁適爲回謝使所云回謝蓋指蕭偕非六符也墓誌恐誤今載招懷元昊事不實指六符及偕但云契丹使者示疑也

李文貴還

仁宗因契丹使言詔龐籍招納元昊苟稱臣雖仍

僭號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元昊
方勝而驕若遣人說之彼益偃蹇矣召李文貴語
之曰汝之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本朝汝曹無故
妄加大名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
下之故也汝犯邊之初國家承平久民不習戰故
屢爲汝勝今邊民皆善鬪汝之屢勝豈能常耶我
國家富有四海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
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主誠能悔過稱臣朝廷所
以待汝主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

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彼此休兵其誰不
 受賜文貴又致旺榮意請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
 此非邊帥所知也而主若遣使奉表以來乃敢導
 致朝廷耳文貴遂還

二月縱王嵩歸延州復遣李文貴以野利旺榮等書
 議和

元昊固欲和而恥先發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出

嵩子窖厚禮之

王氏東都事畧元昊囚嵩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

班竹箔綠衣童立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抗對命曳出誅之嵩大號言奉

命遺旺榮書今空死不了將軍事陷中追問之嵩
以密書呈遂命就館是元昊禮嵩不因文貴還也
與宋史夏國傳異使與文貴以旺榮及弟旺令鬼名環臥

譽諍三人書詣延州請和

沈括補筆談夏人舍嵩遷于北境久之遇乞以

疑死嵩邂逅得亡歸盡得夏國事以報與宋史夏國傳異而不肯削僭號曰如

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豈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

不遜未敢復書爲請于朝仁宗詔籍復書報之使

稱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

旺榮當之則元昊爲不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

謨寧令皆彼中官名也中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

嫌仁宗從之

三月獻俘契丹且賀尊號

定川之役獲鎮戎軍巡檢李良臣至是獻于契丹
時契丹上興宗及后蕭氏尊號元昊貢獻稱賀

夏四月更名曩霄遣使稱男納欵

元昊雖欲改事中國以初叛時朝廷誅其使者不
敢遽自陳請李文貴所賫旺榮等書猶假臣下名
以伺動靜及旺榮再致龐籍書籍約以汝主如有
誠心必專使奉表削僭號乃敢聞于朝元昊知許

和有緒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

韓范文集勗俱作勉

與

文貴至延州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

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因西界未靖知北界

與彼爲婚姻請諭令早議通和

江氏志司馬光爲史館檢討時以時

政記及起居注不載元昊叛命契丹遣使諭和事會龐籍監修國史光請卽樞密院追尋本末自至史館議之修撰孫抃謂國惡不可書事遂寢茲從范仲淹文集故本國遣從勗上

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上表體式也龐籍令保安

軍簽書判官邵良佐開函視之書稱男邦泥定國

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而不稱臣籍言名體

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
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具以聞且言元昊
自叛以後雖屢勝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辭
氣稍順願聽從勗赴闕更選使者至彼申諭必稱
臣矣仁宗許之下令夏使所過郡邑加禮迎候逐
州通判官就驛燕勞于是籍遣良佐送從勗赴闕
館于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書呈中書省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
爲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樞密院召

從勗諭曰所賚文字名上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
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
自今進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
詔不名歲賜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觔生日
每于十月一日賜賚如欲使人于界上承領所賜
亦如之許進奉正旦及乾元節其沿邊興復砦柵
並如舊從勗不敢爭而退仁宗詔假良佐著作郎
同從勗還議之 韓琦曰元昊用兵累年蕃界勞
擾交鋒之下傷折頗多橫山界蕃部黠集尤苦但

漢人未勝戎人重土不敢遽背耳元昊知衆之疲
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凶頑實非心服中
國也

按

中國事夷狄稱男則爲卑夷狄事中國稱男
則爲亢故綱目不書石晉所稱所以爲中國諱
茲直書之所以著元昊之悍也

獻駝馬以謝契丹

曩霄以中國許和遣使奉駝馬詣契丹謝時集賢
校理余靖奉使在北契丹主示以曩霄表狀以見

夏國畏服之意

六月上書要請十一事

初賀從勗言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上見兀卒兀卒離雲牀起立問聖體萬福及良佐至曩霄令參于殿上倨坐問曰朝廷旣欲議和何須往問北朝色殊不懌已遣如定聿捨張延壽偕良佐上書要請如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稱爲吾祖巨細凡十一事朝議不決知諫院余靖言元昊所遣如定等已于紫宸殿朝

見竊聞所上書中有吾祖之稱此西人玩侮之甚
古者夷狄單于可汗之類固無嫌今元昊無端撰
此名目彼稱陛下爲父却令朝廷賜詔呼彼爲吾
祖可乎同官蔡襄歐陽修皆力言不可許如定等
恃契丹強援要索不止時兩府厭兵欲爲遷就樞
密副使韓琦力陳不可退復上書爭之

西夏書事卷十七

青浦 吳廣成西齋纂

慶歷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秋七月

請契丹兵入寇契丹不許

曩霄迎契丹旨議和及邵良佐來議反不承納至是如定等奉使未還意爲中國羈留潛令黠集兵馬遣使契丹請出師南伐契丹主不許

附

李氏長編秋七月賜鄜延部署王信器幣初延州龐藉于吳朝谷創石觜堡夏人以兵二千

入寇信擊敗之故有是賜攷宋史仁宗紀及信

本傳不載此事

八月從契丹伐呆兒族

契丹夾山部落呆兒族

王氏東都事畧作保家族
范仲淹言行錄作銀瓮族

與遼史異不順命契丹討之不克命曩霄會兵討擊破

其衆擄獲頗多契丹主專之不以分給

使臣如定聿捨等還

如定等入朝幾兩月要求無厭兩府諭之不服與

押伴殿中丞任頴往復辨難頴屢以大義折之始

辭屈請還然和議卒未定也

九月月入東井

星月相犯占者云大臣憂

寧令野利旺榮及弟遇乞得罪死

曩霄性忌刻多詭計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誅自
王嵩間入忌旺榮有二心因事誅之滅其家其弟
遇乞常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曩霄乳母白嫗
有隙遇乞嘗引兵深涉漢境數宿白嫗乘間譖其
欲叛曩霄疑而未發种世衡誘得西酋蘇吃囊厚

遇之吃囊之父得幸于遇乞世衡許吃囊金帶錦

袍緣邊職任使盜遇乞寶刀刀乃曩霄所賜者世

衡倡言遇乞內投以刀爲信今爲白嫗譖死乃越

境設祭

王氏東都事畧元昊使其妻之兄甯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陵分將左右廂兵最用

事旺榮死世衡欲并間剛浪陵因設祭境上是爲王氏不知剛浪陵爲旺榮并不知有遇乞也

文書于版多述野利兄弟有意中國并敘涉境相

見之歡哀其垂成而失入夜令人持其文雜紙幣

焚之照耀川谷西人走視悉取所委祭具銀器千

餘兩併得所賜刀及紙灰中板其文尙未滅以獻

曩霄曩霄見刀信之遂奪遇乞兵賜死李氏長編世衡以慶

歷五年正月七日卒其時野利兄弟未誅也范仲淹誌世衡墓云嘗遣謀入敵中凡半歲敵臣誅者

二三人謀者還言其謀得行而世衡已歿上方懷

來故其績不顯而孫甫奏議于慶歷三年十二月

即有近聞元昊殺其用事之遇乞兄弟有大功死

臣遇乞等與宋史世衡傳同

不以罪自此君臣相猜至不能軍韓琦仁宗實錄渭州百姓范仁

義張家堡十將張遂詣王沿言遇乞剛浪陵城通

三人陰欲內附沿遂遣仁義等持書入西夏事覺

元昊族三家殺仁義配遂居攤糧城及契丹西伐

獲遂以歸司馬光涑水記聞种世衡死其長子古

詣闕言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反間其用

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田是勢衰納款

經畧使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

言嵩入夏界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

和先令旺榮爲書遺邊臣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
黜其妻旺榮怨望元昊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
昊事泄夷族非因嵩反間也又李氏長編元昊納
沒嚒氏營天都山居之妻野利氏之叔遇乞有怨
言元昊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
夕作亂元昊遂族遇乞剛浪陵城逋等三家曾氏
隆平集所載亦
如之諸說互異

按
綱目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得

罪非所罪而罪也旺榮遇乞爲夏虎臣因間被
殺是曩霄自去其羽翼矣書得罪以見死非其
罪著曩霄之不明也

團練使訛疥侵環州爲蘇家族薛乞所執

曩霄雖使議和然時縱兵窺伺環慶等路訛芥怨
其兄訛乞內降擅衆侵掠環州蘇家族巡檢三班
奉職薛乞誘執以獻

出兵窺涇原

曩霄以陝西四路惟涇原川原平曠步騎易入時
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鄭戢行邊至鎮戎軍
趣蓮花堡天寒與僚佐置酒會曩霄自黑山擁兵
近塞戢令按兵勿追曩霄愕視謂其下曰我已納
欵朝廷何用此公護諸將乃引還

冬十月侵党項契丹遣使來詰不聽

曩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故風集雲散未嘗聚養然抄掠所得亦盡以給衆兵力雖盛用度時窘輒侵党項邊資以自給契丹使延昌宮使高家奴詰讓曩霄不聽

十一月表請入售青鹽

初使人如定等回中國許以歲給數不過十萬及秘書丞張子奭右侍禁王正倫持詔諭使稱臣曩霄禮待甚倨強爲要素子奭等應許給賜至二十

十五萬始放還又附表請以青鹽十萬石歲售縣官
秘閣校理孫甫言西鹽數萬石其值不下緡錢十
萬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
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不更生其貪得之心
乎仁宗用其言不許

誘党項諸部叛契丹

曩霄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

富弼奏議云元昊結契丹

爲援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其聲勢急則假其車徒甚至犄角爲奇首尾相應多方牽制任意
鴟張蓋先恃大國之強乃敢立中原之敵及劉六符求割關南地中國

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兩進誓書復相和好曩霄怨契丹背約坐受所益歲幣于是有隙及伐呆兒族又忿契丹不分虜獲潛誘山南党項諸部及呆兒族八百戶盡叛契丹陰附于己

按

續綱目書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不書誘也然曩霄曾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則党項應德契丹而怨曩霄何遽棄好事仇此必曩霄有以致之故書誘以誅其隱

十二月復遣張延壽入議和事

曩霄所求諸事中朝皆未之許又遣延壽持書至中國議雖肯上表稱臣而書中年用甲子國號止易一字仍欲通市青鹽及自貿易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仁宗仍令任頴押伴禮折之

契丹築威塞城遣呆兒族擾之

契丹主聞曩霄怨望遣北院大王耶律侯哂巡視西邊沿河要地盡修堡砦又于天德軍壓夏境增築威塞城備之曩霄使呆兒族降戶時出侵擾殺其役卒

契丹復城河清軍及金肅州以兵爭之不克

自李氏歸順契丹使介往來特開逕路以趨上京

是時謀伐夏國徙民五百戶建河清軍復割燕民

三百戶置金肅州曩霄遣兵二千餘爭之不克而

返

慶歷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春正月

獻于契丹

因契丹築威塞城藉是以覘喜怒也

二月侵青澗川

曩霄欲先割地然後議和遣衆于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廣占邊境見疆吏不敢與爭遂縱蕃騎數百掠青澗川爲左班殿直折保忠所敗保忠西界蕃部馬山內附賜名者也

使臣張延壽還三月以兵掠秦州

延壽屢向押伴任頴要素頴密以陳仁宗惟許權塲及添歲賜五萬餘不許延壽還曩霄以兵臨秦州之平川族戶一千餘帳焚掠殆盡

按前書還誌要求之無厭也此書還罪忿兵之

遼起也

夏四月契丹山西五部來降

北方黑水之西爲連山亦曰夜來山其西有五大族各自爲部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塔坦接境最爲勁悍素屬契丹曩霄自臣中國數以詔命臨之其節度使屈烈等舉其五部來投契丹主遣使責還曩霄不遣

圍青澗城

與宣武副都頭劉岳戰不勝

五月契丹討党項遣兵援之

契丹主以党項叛遣南面招討羅漢奴率所部討之党項乞援曩霄發兵助戰殺契丹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等契丹主怒徵諸道兵會

西南邊討夏國

按討而書援罪援者也

遣使如阻卜乞師阻卜執送契丹

曩霄聞契丹集兵聲討遣臣窰邑改請兵于阻卜阻卜酋長烏八執使者送于契丹且請以兵助契

丹主出駐永安山使延昌宮使高家奴王氏東都事畧及李

氏長編俱作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以伐夏告于中國

六月遣使入獻始上誓表稱臣

曩霄議和經年中國遣張子奭諭還前侵延州地

慢不肯聽及獲罪契丹始遣尹與則楊守素入京

貢獻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

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

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

居乞畫中爲界于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觔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觔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觔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更改臣不敢以他事相干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守素進表訖卽請早回本國仁宗以其言辭不

順遲留久之諫官余靖以爲言乃遣回 朱子曰
天聖中曹瑋語王驥曰君當留意邊防因以元昊
桀悍狀語之時德明尙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
元昊以逆雛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
之虐陷將約和范雍不能悉其詐部人僞順士彬
不能察其奸好水之師任福不能遏其勢定川之
役懷敏不能嬰其鋒自韓范行邊戰守大備將士
始有稟承以鄜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保安許懷
德破之永平入金明則見困于周美犯延州則見

推于王信以河東一路觀之在建寧則張亢易旗以誤敵在府州則張旨築城以捍禦以環慶涇原觀之和市在白豹任福破之蕃騎在三川王珪敗之及大順既城青澗起築地皆可守人習弓弩于是蛇豕喪膽犬羊屏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狡黠多端誠僞參半也暨夫遣使奏事者四納欵者一然後跋扈之氣消戰爭之志息始而帝繼而男終而臣矣

按此西夏復臣中國之始

秋八月使如契丹契丹執之以兵窺唐隆鎮

夏國唐隆鎮所居嘉舒克順等七族舊屬府州逃入西界曩霄入寇時又掠麟府人戶安置其地生齒日繁分爲十四族是時曩霄雖與契丹異猶遣使朝貢契丹主責以納叛背盟罪使抗對不屈羈之弗遣曩霄復使人貢詢以事宜不肯實告契丹主執而笞之發兵屯寧仁靜寇兩鎮待河凍卽過唐隆掠取戶口曩霄知其謀遣兵沿河嚴備之

九月使請誓詔

夏界連接諸蕃有茶數觔可易羊一口曩霄于茶

數尤多邀索中朝許以五萬觔下三司擬取往年

賜夏國大觔茶色號

歐陽修奏狀五萬觔大觔有三十萬小觔之數

定爲

則例知制誥田況力爭之曩霄知不可得遣楊守

素尹與則入請誓詔仁宗賜詔曰朕臨制四海廓

清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于

信誓質之鬼神要之日月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

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宜明諭國

人藏之祖廟

冬十月契丹來伐拒戰于賀蘭山敗績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皇太弟天齊
王重元爲馬步軍大元帥將騎兵七千出南路北
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京留
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夏國與契丹僅隔大河
向無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濟河長驅直入四百
里無人迹據得勝寺南壁以待曩霄遣党項謀者
出覘敵契丹獲之射鬼箭

遼史國語解凡主親征
服甲祭諸先帝取死

囚一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遂以左廂兵潛
鬼箭以被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

屯賀蘭山北蕭惠遣殿前副檢點蕭迭里得護衛
經宿直古迭縱兵搏之曩霄親率兵掩擊圍之數
重迭里得奮勇力鬪左右馳射躍馬直擊中堅夏
衆不能當大潰而退

按前書契丹攻涼州此書伐罪夏也有罪則雖
夷狄相攻亦書伐

誘契丹進兵至河曲擊敗之遣使請和

曩霄旣敗率殘衆謹守賀蘭見契丹兵日益遣使

至軍中奉表謝罪請降契丹主遣右夷离堇蕭滴
洌來覘誠偽滴洌爲陳禍福曩霄請退師十里俟
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命北院樞密副使
蕭革迓之進軍次于河曲曩霄親率党項諸部待
罪契丹主命革詰以納叛背盟故賜之酒許以自
新蕭惠進曰夏人忘奕世恩萌奸計今車駕親臨
大軍並集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
及契丹主猶豫未決曩霄以未得成言退三十里
候之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楮其地契丹馬無食

因許和曩霄又遷延數日度其馬飢士疲潛立拒
馬于河西突蔽盾前搏蕭惠督數路兵掩擊殺數
千人曩霄走惠又麾先鋒爲左右翼邀之曩霄以
殘卒千餘潰圍出忽大風起飛沙眯目契丹陣亂
縱兵急攻惠軍敗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復攻南壁

契丹主亦敗

王氏東都事畧及李氏長編契丹主將兵入夏各據一山嚴兵相持曩霄

奉卮酒爲壽大合樂折箭爲誓旣罷契丹主夜以兵劫之曩霄覺而拒戰大敗契丹兵與宋史夏國

傳

入蕭孝友砦執鶻突姑駙馬蕭胡覩及近臣數

十人盡獲契丹主器服乘輿已遣使請和願歸俘

獲契丹主亦送還前所留使人 史臣曰曩霄之
事契丹雖世爲甥舅烏足得其志哉興靈負遠納
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至事變隨生問罪興師
自將親征勝則無奇敗則有悔昔趙咨對魏主曰
大國有征伐之師小國有備禦之固直其然乎

按

曩霄此舉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時遼主
以十萬衆直逼賀蘭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
驕其師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馬疲成
功一戰而乘其全勝之勢卽作請和之舉使契

丹不得不從與前之歛宋者若出一轍豈非玩
二國於股掌上乎然宋之許和尙有契丹爲之
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與和耳其不競更出宋
下矣噫

十一月入獻契丹俘

仁宗詔止受表而却其俘

按春秋時諸侯討四夷之罪則獻俘於王中國
則否曩霄獻俘其遵此禮歟非也蓋以此示威
且欲移禍於宋耳宋人却而不受有以哉

十二月受冊爲夏國主

初梁適至契丹契丹主當適面遣使夏國自言指呼之間便令曩霄依舊稱臣及其出兵伐夏又遣使告宋以曩霄名體未正請爲中國討之乞止封

冊

李氏長編契丹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書畧云元昊負中國當誅故遣林牙

詳穩等問罪而元昊頑獷不悛載念前約深以爲愧今擬將兵臨討或元昊乞臣幸無亟許而范仲淹奏狀云契丹使人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並不堅請阻絕與長編稍異至是朝廷聞

契丹已與夏平乃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賜冊

命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

王事光啟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
宜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脣
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緣道忠悃內奮誓言外
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自新故遣尙書祠部
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
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藩輔
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觔冊以漆書竹簡凡
二十四長尺一藉以天下樂暈錦金塗銀印方二

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紐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濶一寸九分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宴坐朶殿朝使至國相見用賓主禮然後宋使止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曩霄帝其國中自若也 劉永新曰夏亦得志于宋矣哉良由宋有天下之始武功旣微而其繼北則隙啟契丹西則難生李氏正如力弱之人旣以千鈞壓首復以百鈞縋肩安能布武而趨乎

宜乎北講兄弟之好止得爲兄西講父子之歡半
居爲父勢使然也

歸契丹俘蕭胡覩

曩霄獲契丹兵必劓鼻示辱故契丹國中每以無
鼻爲詬誚胡覩貴戚曩霄不欲與契丹絕獨免其
刑契丹主遣同知檢點耶律裊履持詔索之經三
返乃放歸

中書令張元卒

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師中書令國有征伐輒參

西夏書事 卷十一
機密常勸元昊取陝右地據關輔形勝東向而爭
更結契丹兵時窺河北使中國一身二疾勢難支
矣既元昊議和爭之不聽及與契丹構兵知所志
不就終日對天咄咄未幾疽發背死

按

張元身率戎夷構難君父所志未竟中道而
天殆天奪之魄乎

遣使入賀正旦

初曩霄遣使甚少中國止以一班行待之後使人
漸衆始命朝士爲館伴並賜御宴禮數過優使益

驕慢是時遣丁弩關聿則等賀正聿則故留廷相
議事至入朝已二月矣

